



五

致遠書局

白帝著

遠東

大

長，愈去，稿共就愈多，所以

河南的。因為那編輯先生

稿子

的麼？我想，看下去，似乎也有

偶爾看見，我所而故，所謂文章，這是我故

是，未是跟沒，首先我因為

同的東西，合了，成

做了

為遠

画传



现代出版社

致远
书坊
名家画传系列

致远

画传

白帝 著

致 远 书 坊
名 家 画 传 系 列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画传 / 白帝著. —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5
(名人画传系列)

ISBN 7-80188-372-1

I. 鲁… II. 白… III. 鲁迅 (1881~1936) — 传记 — 画册 IV. K825.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5126 号

鲁迅画传

白帝 / 著

作 者: 白帝

责任编辑: 吴庆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0483(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640 × 960mm 1/16

印 张: 16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88-372-1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传起 忘却还是纪念？

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风起云涌，统治了200多年的清王朝已经听到了土崩瓦解的丧钟声。为了挽救自己行将没落的命运，清政府一边发起浩浩荡荡的洋务运动，一边又签署着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

随着新意识的萌动，中国尝试的一次政治改革旋起旋灭，只留下一抹淡淡的血痕，就不知所终了。中国向哪里去，成为摆在官员、士子和百姓面前的一个共同问题。人们在寻找中徘徊、犹疑，他们急需思想先行者的启蒙和指引，但黑暗的世界里依然看不到哪怕是一丝希望的光芒。



1956年在鲁迅的故乡绍兴建成鲁迅纪念馆，1973年重建。



1930年，鲁迅拍摄于50岁生日。

鲁迅就出生在这个时代的断裂带。和中国的命运一样，鲁迅一生都在寻找，在矛盾、坚持、怀疑、伤痛、忍耐等复杂的情绪中苦苦挣扎、煎熬。他希望自己的文字如野草般速朽，他说：如果20年后还有人研究他的文章，他会觉得悲哀，因为到那时时代已经不同了。

可是我们不能忘记，也不应该忘记，不仅仅因为他的文字，更因为他是鲁迅。

54年，鲁迅辗转颠簸，绍兴—南京—北京—上海，四海为家。所以，还是让我们沿着时间的脉络，一起追寻那个不平凡年代中的不平凡的人吧……

目录

传起

忘却还是纪念？

鲁迅一生都在寻找，在矛盾、坚持、怀疑、伤痛、忍耐等复杂的情绪中挣扎、煎熬。他希望人们尽快忘掉他的文字，他说：如果20年后还有人研究他的文章，他会觉得悲哀，因为到那时时代已经不同了。

第一章

日暮途远家国运 / 1

1881年9月25日（农历八月初三），古老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耸立在北京城里的爱新觉罗皇室的金銮宝殿，也已是摇摇欲坠，几近崩塌，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黄昏般的没落气息。在中国大地上，正酝酿着新旧时代的大交替。而此时绍兴的周家大院内，也迎接着新生命的诞生。

第二章 秋露朝花三味痕 / 33

1898年，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的诏书后，革新的命令不断从北京发往各地，为了培养海军官员，清政府相继创办了11所海军专科学校，江南水师学堂是最早开办的一所海事“洋学堂”。也许是看到了新式学堂的微妙希望，17岁的鲁迅怀揣着母亲东借西凑的8块钱盘缠，离开了令他失望和厌恶的绍兴，决定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第三章 荐血轩辕踌躇志 / 63

历经南京求学的四年磨砺，目睹八国联军践踏中华大地，有感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痛心“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他已经不止一次在漫漫长夜里为民族存亡命运而思考、焦虑。正是在科学救国的驱策下，鲁迅远渡日本，希望在那里能够掌握一门实用的技术，从而实现报国的宏愿。

第四章 独语神州落寞魂 /93

听命于母亲的召唤，鲁迅回到了久别的故乡绍兴。那时他已经在日本住了7个年头，最初的狂热日渐消减，思想上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他也越来越容易怀疑和犹豫，也越来越为以后感到担忧。离家时，他怀着寻找国家和个人出路的热情，可现在，他却要为承担他并不愿意承担的责任而返回故乡。

第五章 最是手足难堪日 /123

他们最相知，一旦发生误解却永远不可解，他们最相爱，一旦失去了爱，却只剩下仇恨，他们最具有智慧，一旦为情感所左右，失去了理性，却会盲目得看不见一切，他们最具有独立个性，都是决定了就要干到底的男子汉，但一旦开始错了，就一直“滑”下去。他们没有想到弥补，自然也无悔恨可言！

第六章 幸得知己慰劫生 / 153

许广平上二年级的时候，才第一次听鲁迅的课，当时老师讲授的是中国小说史，她被这位衣服鞋子满是补丁的老师的博学多“才吸引住了”，听到忘形处，总是直率地凭其刚决的语言，向鲁迅发问。而鲁迅对这个聪明的女学生也很有好感，两人目光相触时总有一种欲说还休的东西，有一种特别的感受从这一瞬的凝视中产生了……

第七章 朱笔一杆酬民愿 / 183

他用一枝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一切黑暗势力的丑恶鬼脸。他更像是一个高等的画家。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上，他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那冷冷的如椽巨笔，同时也传达了他最热烈、最愤慨、最激昂的感情。

第八章 长歌清音两寂然 / 213

两地相思之时，他感受了从未有过的思念一个人的滋味，从前是因为厌恶而度日如年，可现在却是因思念而度日如年，这感受似乎来得迟了些，整整45年，可毕竟还是来了——这就足够了！

传收 无诗送归棹 / 243

54年，鲁迅的一生光辉而短暂，受苦的情感、睿智的思想、挣扎的矛盾，都在这一时刻宣告结束，却也在这一时刻获得新生。这是一个奇异的生命现象。他带给人们的不是光明大道，但却打开了铁屋的缺口，让人们看到了希望的光芒，使人因痛苦而觉醒，然后，迈开滴血脚，继续前行。

日暮途远家国运

第一章

1881年9月25日（农历八月初三），古老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耸立在北京城里的爱新觉罗皇室的金銮宝殿，也已是摇摇欲坠，几近崩塌，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黄昏般的没落气息。在中国大地上，正酝酿着新旧时代的大交替。而此时绍兴的周家大院内，也迎接着重新生命的诞生。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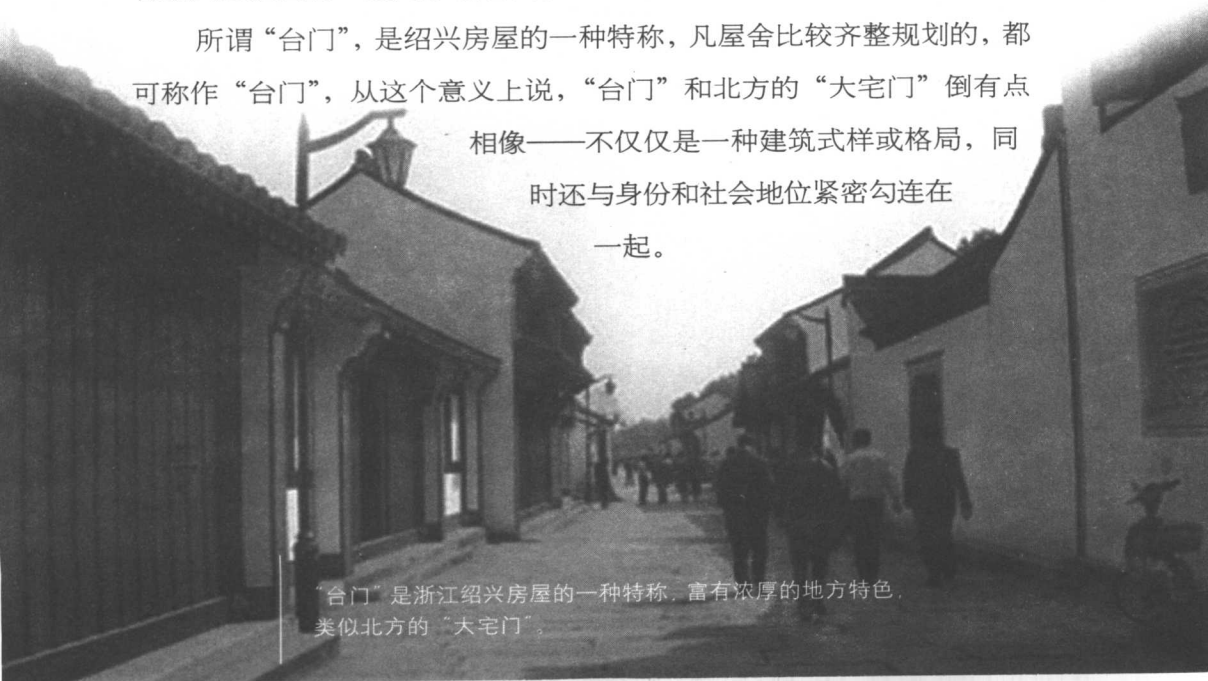


浙江绍兴是中国沿海一个不大不小的城镇。它是古老的，又是年轻的；它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报仇雪耻的故地，又是新书报最早流布的地方，鲁迅就出生在充满边缘色彩的地方。

说来已经是 100 多年了。

公历 1881 年 9 月 25 日（农历八月初三），鲁迅降生了，地点是浙江省绍兴县东昌坊口的周家新台门。

所谓“台门”，是绍兴房屋的一种特称，凡屋舍比较齐整规划的，都可称作“台门”，从这个意义上说，“台门”和北方的“大宅门”倒有点相像——不仅仅是一种建筑式样或格局，同时还与身份和社会地位紧密勾连在一起。



“台门”是浙江绍兴房屋的一种特称，富有浓厚的地方特色，类似北方的“大宅门”。

周家新台门是六扇黑油的丝竹门，上面挂着鲁迅的祖父周介孚的“翰林”匾额。

“台门”中的人，往往是家族聚居在一起，或以姓氏为名，或以官为名。绍兴“台门”的正门样式特别讲究，如果两扇门是黑油的杉木实榦门，可能代表颇有资产的人家；如果是六扇或八扇的丝竹门，可能就是书香门第了。

周家新台门就是六扇黑油的丝竹门，上面挂着鲁迅的祖父周介孚的“翰林”匾额。这是读书人家的象征，周家代代相传，据说已有700年的历史了。

周家在绍兴可算得上一门望族，至少在绍兴称得上贵族阶层，在乾隆年间因子息繁衍而分为老七房、小七房，并且“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①最繁华的记载是其中的一房，被称为“善居奇，积财二三十万”。^②

绍兴人称呼某某台门时，不仅带着姓，有时还带着地址。周家除了这新台门外，还有三处老台门，一是鲁迅的曾祖母戴氏，就出身于绍兴戴家台门；二是外公鲁希曾所住地方在绍兴乡下，有一个叫安桥头的朝北台门（因房子坐南朝北而得名）；第三个是在1861年太平天国起义时，鲁希曾带全家搬到离安桥头15里的皇甫庄，在那里他典了一户姓范人家的旗杆台门居住。





以“台门”称呼者，非富即贵，与历史传承关系更大一些，而与现实的经济状况不直接挂钩。譬如说，台门子弟不肖，穷困潦倒了，或者游手好闲、为人不耻，这时他们就会有一个专有的名字，绍兴人称之为“台门货”，带有贬义，但仍然承认他们的“台门”身份。这颇像欧洲的古老贵族，其传人可能已经穷得在地铁里吹萨克斯维生了，可说起来，还是贵族。

周家的台门，单是鲁迅的支亲家族所居的就有3个，除了新台门外，还有老台门和过桥台门两处。随着世代更替，子孙中“台门货”也日渐增多，他们不事生产、不求上进，既不肯刻苦攻读，求取功名；又不屑于在当铺钱庄辛苦操劳。高不成，低不就，坐吃山空者多，开拓财路者少，几代之下，周家这个望族大户，到了鲁迅的祖父周介孚这一辈时，其破败之势已经无可掩饰了。

周介孚原名致福，后改为福清，字震生，因为标榜“介孚行世”，而得到介孚这个名号。周介孚生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十二月廿七日，因为那时通行旧历，所以他应为1838年出生。

周介孚幼年时因家境败落，父亲周苓年无力为他单独聘请塾师，只好让他在其他房族的私塾里旁听，当时族人称之为“收晒晾”，言下之意他是顺便得利者，多少带

有贬义。可能正因为被人看不起，“收晒晾”的周介孚读书比他的堂兄——堂叔伯更用心，加之天资聪颖，学业进步很快。

1867年，周介孚参加浙江乡试，考中第86名举人（就是令范进发疯的那个名头），这仅是他的第二次应试。

中举的第二年，周介孚到北京参加礼部会试，但只考取了方略馆的誊录，这不过是个抄抄写写的文职人员，虽然按例五年后有做知县的可能，但志高气盛的他岂肯以举子的功名混迹官场，这就如同今天只有一个专科文凭一样，在以后的升迁中处处要低本科生一等。

于是，周介孚又苦读三年，终于在1871年考中第199名贡生，殿试考入第三甲，列第15名进士，随即被同治皇帝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成为周氏家族中第一个考中进士又点了翰林的人。当时清王朝封建科考制度已经坏到了根上，公开作弊的大有人在，正直之士靠真才实学取得功名，实属不易。所以，这不愧是周介孚光宗耀祖的辉煌时刻，是年，周介孚33岁。

此为版画《鲁迅故里》。





在翰林院深造三年之后，周介孚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被授以翰林院编修之衔或分发到某部任主事，而是被外放到江西省金溪县做了县令。虽说只是个芝麻小官，周介孚却做得很认真，体察民情，日夜审卷，案无留牍。

现在看来，周介孚还很有点人道主义精神，因为他特别反对虐待犯人。那个时代，虐待犯人是监狱的通弊，狱卒往往借此勒索，使得犯人及其家属苦不堪言。周介孚在金溪县试图革除此弊，经常派人去监狱探看，还曾亲自坐堂验看，如果发现犯人身上有伤，就严办狱吏，有力地纠正了当时的官衙风气。

可以说，周介孚是个好官，但他在官场中的为人处事的确成问题，而且还有个要命的毛病，特别爱骂人，一骂同朝大臣，二骂族中小辈。他的下属甚至常听他骂“呆皇帝昏太后”，不过这些人听到后的反应，多是躲之惟恐不及，也不敢胡说什么。

如果只是这些，倒还罢了，更要命的一点是，周介孚从不知给同僚留情面，甚至于公开顶撞自己的上司。他在为官上虽无大错，可按照北京人的话来说，“眼力见儿”确实有点不够。

有一次，他与抚州知府在谈话过程中有了分歧，当面顶撞起来。知